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林大斯·寧列·思克馬

論民族革命命題



火炬出版社



論 論 民 族 革 命 命 問 題

馬 克 思 恩 斯 大 林

社 版 火 炬

1 9 3 8

論民族革命問題

實價每冊國幣三角



版權所有

著作者：馬克思·列寧·斯大林

編譯者：李鐵冰

出版者：火炬出版社

發行者：火炬出版社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店

▲初版一五〇〇〇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李震雲
章

編譯者前記

民族革命問題是世界革命中最大的問題之一，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然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現在中國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正在空前的英勇的進行着；凡是爲中華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人們，確有研究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等關於民族革命問題的重要論文之必要。

讀者看完了這小集子，對於決定民族革命戰爭的戰術與戰略，將有不少理論上的幫助。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李鐵冰，漢口。

馬克思·列寧·史大林論民族革命問題目次

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馬克思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列寧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列寧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列寧
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演說	列寧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附加議案	羅易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史大林
民族問題	史大林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史大林
再論民族問題	史大林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	史大林
民族自主	史大林

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馬克思

一個探求支配人類運動原理的深玄的想像家，慣於把兩端相接的法則，稱爲支配自然界的奧秘的原則。在他看來，俗諺「兩極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真理。這一個原理，哲學家用之，可以執簡駁繁，如同天文家用克普勒爾的法則或牛頓的偉大的發現（引力的法則）一樣。

兩極相遇，是否是那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勿深論；而此原則之顯明的表現，是可以在中國革命似將影響到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看得出來的。說歐洲人民的未來暴動，和他們的爲共和的自由與政府的經濟的未來運動，其係於現所經歷於此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勝於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從而發生的全歐戰爭之似有可能，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論；但此並不謬妄，只一細察此事的實狀，便可洞明無餘了。

不管什麼是他的社會的原因，不管他們聽的是什麼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產生了慢性的變亂，過去約十年間存在於中國，現在集合起來，成了一個可驚的革命。他的暴發的機會，毫無問題的是那強制輸入麻醉毒品叫做鴉片的東西於中國的英國大砲所給與的

。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統的權威，掃地無靈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鎖未開與所謂文明世界未曾接觸的孤立，驟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洲及澳洲的黃金的誘引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銀錢——他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出到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貿易的平衡，還是中國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銀貨不斷的由印度不列顛北美合衆國輸入於中國。一八三三年以後，特別是一八四〇年以後，則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它所得到的還答，是對於他的法度與以更強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關聯到鴉片秘密運輸的賄賂出行，將中國南方各省國家官吏的風紀完全為其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國的父親一樣，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對於各該屬縣邑的維持親長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唯一的父權的威力，和道德紀綱，逐漸為以默許鴉片秘輸自飽私囊的官吏的腐敗所蝕毀了。此種情形，曾多見於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鴉片遂適如其分以獲得了制馭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乃已喪失其所自有的主權了。這好像歷史在它把中國全民族從其遺傳的愚昧中拯救出來以前，先使他們沈醉一回似的。

英國棉花的輸入，從前幾乎沒有，英國羊毛的輸入，亦只有少許。至一八三三年以後，則二者輸入於中國，很快的增加，這是由東印度公司把對華貿易獨佔轉移到私人商業的

時期。至於此時物品大規模的輸入中國，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後，這是其他各國，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北美合衆國）在中國貿易亦獲得一份的時期。

這個外國製造品的引入，影響到本地的產業，同他從前影響到小亞細亞，波斯，印度一樣。在外國競爭之下，中國國內有許多紡織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艱苦，而社會生活，亦隨着外貨侵入的程度，呈現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巨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產生的貴重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於本地製造品的破壞的影響，公共行政的腐敗情形，產了兩件事情：舊稅益加繁累，新稅又見增設。這樣，在一個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發出的皇帝詔令裏，我們可以察知有些命令頒佈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令他們減輕或延緩人民的納稅，特別是無論如何不許強取以逾定額。詔令上說：倘不這樣，則「貧苦人民將何以堪？」詔令上又說：「則當舉國難憂之時，如此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云云。這樣的辭句和這樣的寬假，我們猶憶在一八四八年間會從奧地利亞聽見過，那是日爾曼的中國。

所有這些集合起來，從着中國的財政道德產業及政治構造而行動的崩潰的原因，在一八四〇年英國炮火之下，接受了完全的發展。這個砲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靈，強迫了這天朝上國與俗野的世界相接觸。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國保藏的原狀，那個孤立，必須

依賴英國的媒介來一個強制的終結。分解必定隨之而起，這與謹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論何時，一與空氣相接，立即分解，一樣是確然的。現在呢，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的革命怎樣的遲早將其反響及於英國，經由英國以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一八五〇年以後，讀者常被喚起，使其注意及於英國製造品不平衡的發展。在那最可驚的繁榮中間，不難指出一個逼近產業危機的顯明徵候。雖然有加里佛尼亞洲和澳洲，雖然有浩大前所未聞的移民出境，苟無任何特別事變，在一個相當時期，遲早總有一天，市場的擴張，不能齊驅並駕於英國製造品的擴張。這種不相齊比，必要造成一個新危機，其確定與過去所曾經歷者全無異致。但是假如大市場中之一忽然變成縮狹，那麼危機之到來，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國的變亂，完全有此影響及於英國。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的必要，是英國茶稅低減的主要原因之一，期於以茶的增加的輸入，謀對華製造品的增加的輸出。現在每年由聯合國輸出到中國的價值，在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貿易獨佔權廢止以前，總額只為六〇〇，〇〇〇磅；在一八三六年，總額達於一，三二六，三八八磅之數；在一八五四年（此年代疑有誤）又增加到二，三九四，八二七磅；至一八五二年，則達於約三，〇〇〇，〇〇〇磅了。至於由中國輸入英國的茶的總量，在一七九三年，尚未超過一六，一六七，三三一兩；但在一八四五五年，達於五〇，七一四，六五七兩；

在一八四六年，則又達於五七，五八四，五六一兩；現在（一八五一——一八六二）已超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了。

上季茶的收穫，超過了前年的產額，不下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已經爲上海的輸出明白表示出來了。這個超過，有兩個情由可以說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終的市場情形很是低減，多量剩餘下來的過剩物品，移入於一八五三年的輸出；在另一方，是那關於茶輸入的變更的英國立法的近頃報告，傳到了中國，使所有有利的茶，都以極貴價錢，上了預備市場。但是關於來季的收穫，則情形大異了。這可以從倫敦大茶莊的通訊中，摘錄下來的下列語句證明：

「在上海，恐慌已達於極點。金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銀的缺乏至於一點亦不能不見得，以還付英船對於中國應付的稅款，這於出港許可，乃是必須的。因此阿爾柯克君會同意於負有對中國官吏交還這些稅款的責任，而以東印度公司的票據，或其他認可的擔保的領取證爲質。設若着眼於商業的最近的將來，則金屬的缺乏，乃爲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爲此種空虛，適值於他們的使用是最需要的時會，以致茶絲的購買者深入內地影響於他們的購買，爲此等購買，須以正在騰漲的金銀塊付價，以致那些生產茶絲者得以盡操縱的能事。

「歷年此季，開始採辦新茶以爲常。可是在現時除去保障人身與財產的方法而外，什

麼也談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設若在四五月不能應用那些保護茶叶的方法，這黑茶綠茶一切純良種類的均包含在內的早期收穫，將成爲同在復活節尙未成熟的小麥一樣的損耗。」

現在保護茶叶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國的艦隊駐在中國海中可以給與的。可是因爲他們的干涉，這些却很容易產生像那可以切斷產茶內地與輸茶海港間一切交易的糾紛情形。如此則於現在的收穫，一個價格的騰起，是可以預期的（投機已經在倫敦開始了）。即如次季的收穫一個大的缺乏，亦是同樣的確定。不寧惟是，中國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動時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樣，雖然準備着將他們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的物品賣與外國人，而如東洋人在大變動的恐怖中所慣作的事情一樣，亦欲置之於貯藏。故於茶絲取債，除硬貨的錢幣外，則多不願接受，英國於是乎可以預期他的主要消費品中之一的價格的騰起，金銀塊的流出，出售他的棉花和羊毛製造品的一個重要市場的縮狹，即那一切威脅商業社會沉靜精神的事物的樂天祝呢家的「經濟學派」，亦不能不作如下的話句了：

「我們不要自信覓得一個爲我們輸出品去到中國的市場，其廣大一如從前。……我們對於中國的輸出貿易，將要遭蒙損害，曼却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生產，將有一個減少的要求，這是最可能的。」

切莫忘記了像茶那樣一種必需的物品，像中國那樣一個廣大市場的縮狹，將適合於西

歐整個的歉收，從而發生麥穀和其他農產品價格的騰貴，於是縮狹了製造品市場。因爲每一種首要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騰漲，依賴一個相當的對於製造品的需要的減低，相爲抵消，以保內外的平衡。邇來大不列顛各處，時聞關於收穫減色的嘆聲，「經濟學派」關於此問題有云：

「在英倫南方，不僅有些土地尙未耕種，並有許多已種的田，亦呈出惡象，或則穀實的發育不良。預定種小麥的濡濕下田，正在發生損害的徵候，已極明顯，種體菜Mangel-Wurtzel的時期，現在可以說是已經空誤了種植的很少。而那預備種蕷菁Turnip的田地，看看亦迅將過去，爲這樣一種重要的收穫的任何充分的預備，亦沒有安置妥當。……燕麥的耕種，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時下種的燕麥很少，遲種的燕麥，少有能得豐厚的收穫的。……在許多區域內，飼養的羊羣間的損失，其價值亦不在少。」

穀以外的農產品價格，比去年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至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歐洲大陸，較較在倫敦騰高，而在比利時及荷蘭，則菜麥高漲了一倍，小麥及其他種穀物，亦從其例。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爲普通商業的大部分，已爲英國的商業所蕩盡。我們可以很穩當的卜知中國革命將擲其火星於現存的產業制度積載過多的地雷上，而致此長期準備的總危機的爆發。這個廣播海外的總危機，將爲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所緊接。中國送來騷亂於兩

方世界，而兩方列強由英、法、美的戰艦載着所謂「秩序」到上海與南京。這是一個偉壯的奇觀。這些將要援助那動搖的滿洲皇統的秩序販客的列強，忘記了對於外人的憎惡並驅逐外人出此帝國，從前只是中國的地理的人種的位置的單純結果，而自滿洲韃虜征服此邦以後，纔成爲政治制度了麼？在十七世紀末，那互相競敵，爭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間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採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大的助力，乃足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或將左袒那當中國人民被征服於韃虜的上半世紀間在大多數華人間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採行排外政策，也更加劇。根於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外人只准經由一個離北京及產茶地方甚遠的都市，廣州與華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於與行商交際。行商是政府特許公開的從事外國貿易的商人，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民得以避免與那可憎的遠人相接觸。無論如何，西方各國政府對於中國的干涉，此時足能使中國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長商業的停滯而已。

同時關於印度有須注意的，是那個世紀的英國政府，足有他的歲入七分之一，是靠賣鴉片於華人的。同時印度人的大部份，又靠着在印度鴉片的出產，以需求英國的製造品。華人對於鴉片的使用的非難，並不減於德國人的禁絕烟草。但是因爲這位新皇帝知道贊成鴉片的培植及在中國自己境內鴉片的預備，很明顯的將立刻予印度的培植鴉片事業，印度的歲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財源，以絕大的打擊。此種打擊，雖不能立刻即爲與此有關的利

害關係所感覺，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將必顯其效用，將必加厚並且延長這普遍的財政危機。這危機是我們已在上文卜定其運命的。

自從十八世紀開始以後，在歐洲未曾有過激烈的革命而不先聯以商業和財政的危機的。此理證之於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無二致。這是實在的，不僅僅我們每天看見那些統治的權力者與其人民間，國家與社會，各階級間，衝突的徵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現存的各強國間的衝突，亦似乎將要達到圖穹穹見的程度，最後談判的機運，亦且若隱若現了。在歐洲各國的都市，每日都有關於普遍大戰的飛書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復消滅了，似乎又有個半世期的平和的確保了。雖然，我們的確知道，歐洲列強間的衝突，可以達到無論如何的極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顯出無論如何的危迫，由於這個國那個國的些許狂熱的黨派，無論如何的運動都可以企圖；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憤慨，都一樣的被那繁榮的呼吸消沉下去。戰爭與革命，都一樣的不能令歐洲爭鬨起來，除非是一個普遍的商業的和產業的危機之結果。這個危機的信號，與風常一樣，必要發自英國，他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關係是不必須的。就以英國工廠有前所未聞的擴張，英國的公同政黨全然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關變成了廣大的詐騙投機賣買的商館，奧地利亞的財政瀕於破產，招人民仇恨的錯誤，層層疊疊，到處都是，反動的列強間的利益衝突，和那曾經一度顯

露於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羅斯迷夢等等事實看來，在這些時候，那樣一個危險必定產生。

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列寧

俄國是民族最多的一個國家，政府的政策地主的政策依賴資產階級以貫澈到底的是一个反動的民族主義政策。

這個政策的趨向，是反對俄國內部的多數民族，即是全國人口之多數；同時滋萌了其他民族，即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是波蘭，猶太，烏克蘭，格魯齊亞等。）他們的目的是要努力使工人階級參加於民族運動或是民族文化運動，但是不要他實行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

民族問題是要確定的解釋，一切有覺悟的工人都應認識清楚。

資產階級與人民和勞動者共同爲爭自由而奮鬥時，主張各民族得有完全自主與平等權；在德謨克拉西制度下先進的國家如瑞士，比利時，瑙威等是個最好的民族和平共居或民族自由分立之先例。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畏懼工人故與保皇黨一類的潑列許開維斯基聯合與反動勢力聯合，違反德謨克拉西主義，提倡壓迫民族，主張民族不平等，并且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誘惑工人。

如今祇有無產階級提倡各民族真正的自由和民族工人的一致。

爲要各民族自由和平的共居或是彼此分立組織自己的國家，則必須實行工人階級所提倡的完全的德謨克拉西主義，無論任何民族不許有些微的特權，各民族語言亦不得有特權，對於少數民族不許有絲毫的壓迫和不公道，這就是工人德謨克拉西的原則。

資本家及地主非要將各民族工人相互隔離不可。但是現在世界上各國之最高當局者，均作不可言的融洽在一起彷彿如一個偉大「公司的股東」一般，（如同西伯利亞，林納金鑑公司一般）所以正教的，回教的，猶太人，俄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凡是有資本的人不分民族的共同來壓迫各民族的工人。

有覺悟的工人主張各民族工人在無論是教育職工政治等一切工人團體中得有完全一致之必要，讓民族立憲黨的老爺們去否認或消滅烏克蘭民族的平等吧！這是於他最可恥的！讓各民族資產階級提倡虛偽的『民族文化』民族運動的任務等等口頭禪以自己慰自己吧！無論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獨立的言詞如何甜蜜，工人絕不會自己分離，各民族工人和睦的在他們共同團體之下，堅持保護他們完全的自由與平等，這就是真正文化進步的一個保證。

工人在世界創造他們自己的國際文化，此種文化早已有壓迫制度的仇敵和提倡自由的宣傳者種下根苗了，舊的世界就是壓迫民族的世界，民族互相爭奪或民族隔閡的世界，與

舊世界相反的，是工人創造的各民族勞動的一統的新世界，在這新世界裏絕無特權之餘地，亦毫無人壓迫人的現象。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列寧

第一、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在先進國家資本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以「壟斷」代替了「競爭」，因此創造了實行社會主義一切客觀的前提，所以目下在西歐和美國循次發生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政府，而奪取資產階級的財產，這是帝國主義推動羣衆實行的；此種鬥爭，因為他將階級的矛盾更為擴大和嚴重，人民在經濟方面的狀況，因信託公司物價昂貴，日漸墮落；在政治方面，亦同樣因軍國主義的伸張，時常發生戰爭，反動力的強勝使民族壓迫和殖民地的掠奪隨着堅固和擴張，勝利的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完全的德謨克納西，因此，不但實行各民族完全的平等並須實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換句話說：就是政治上的民族自決權。一切社會主義的政黨在現在時期和革命時期革命勝利後時期，若是實際的行動不能證明在實際上是要解放民族並與被迫壓民族樹植自由聯盟的關係，則此等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背叛的行動，因